



找记者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0年9月18日 星期五

思 / 想 / 光 / 华 / 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：徐静红

9月1日，故宫600周年之际的特展“千古风流人物——苏轼主题书画特展”亮相。据悉，这是历史上首次举办的苏轼书画特展，也是今年故宫最受瞩目的大展之一。展览将从9月1日至10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，共展出78件套文物精品，跨度从北宋至近现代，类别涵盖书画、碑帖、器物、古籍善本等。这些展品将苏轼的精神世界展示在世人面前，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呼之欲出。

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北宋文学大V苏轼的人生江湖

□云韶

吾上可陪玉皇大帝
下可陪卑田园乞儿

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中曾写道：“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，是人间不可无一能有二的”。

实际上也诚如斯言，苏轼确实有着迷人的魔力。无论是他飞黄腾达，还是身陷囹圄，他的周围总不缺乏朋友。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，这些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都是名垂千古的文史大家；黄庭坚、秦观、米芾、李公麟、王诜等，这些他的门生及友人亦为宋代文化星空中璀璨的明星。

这些名士的作品，在这次展览中也有展出。如欧阳修的《灼艾帖》，还有黄庭坚的《君宜帖》。但如果你认为苏轼只和这些文人雅士结交，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，苏轼还认识了许多来自三教九流的朋友。正如他曾经评价自己说的，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园乞儿。”在和他们的交往中，苏轼并没有摆出“学士”的架子，而是和他们真正打成了一片。其中最有名者，乃一僧一妓。

一僧，指的是佛印。

佛印的一生，可谓传奇的一生。虽然他从小仰慕佛法，但是并没有出家为僧的打算。根据一个荒唐的故事，他之所以不去佛门，是因为放不下家中的巨额财富。

因为史料的缺乏，我们不知道佛印是如何与苏轼结交的。不过，从民间所流传的传说来看，佛印和苏轼可谓互相仰慕，尤其是苏轼，对佛印在佛教上的造诣无比佩服。正巧有一天，宋神宗想要接见佛教徒，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。借此机会，苏轼就把自己的朋友举荐了上去，期待佛印能够在皇上面前露个

脸。

事实的进展，果然不负苏轼所望。宋神宗一看，佛印长得非常英俊，对佛法的理解又远超众僧之上，便下旨，若佛印肯出家为僧，便赐给他一个度牒。无奈之下，佛印只得遵从圣旨，成为了一名和尚。

不过，虽然佛印被迫断了尘缘，但是他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之降低。在杭州时，他有一队的仆从侍奉，过得好不惬意。

佛印富有机智捷才，特别喜欢和苏轼辩论，因而流传了不少故事。有一个是这样的，有一天，苏轼对佛印说：“古代诗人，常将‘僧’与‘鸟’在诗中相对，比如‘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’，我佩服古人以‘僧’对‘鸟’的聪明。”

这句话看起来平淡无奇，其实暗藏讥讽。在中国俚语中，“鸟”这个字意思颇为不雅，苏东坡明面是谈论诗歌，其实是在暗地里嘲笑佛印。对此，佛印岂

能不知？因此，他对苏轼说：“这就

是我为何以‘僧’的身份与

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。”

就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让苏轼哭笑不得。

一妓，指的是琴操。

这里所说的妓，并不是指的“娼”，而是歌妓。在苏轼生活的时代里，酒宴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，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。歌妓主要任务便是在酒席间招待，为客人斟酒唱歌。这其中，一名叫做琴操的歌妓，与苏轼关系最为密切。

琴操原名蔡云英，本是官宦大家的闺秀。13岁那年，在朝为官的父亲因朋党牵连被打入大牢，全家尽底籍没。她幸而年幼逃过牢狱之灾，沦为了杭州歌唱院的艺人。做歌妓之后，她为自己起艺名“琴操”，这本是东汉蔡邕所撰解说琴曲标题的著作，取这样的名字，可见她对琴的钟爱。

苏轼遇到琴操时，她才十六岁。两人志趣相投，话语投机，很快便熟络起来。时间一久，苏轼便有了劝琴操从良之心。有一天，在琴操表达了对苏轼的仰慕之后，苏轼并没有搭茬，而是问她：“此后怎么办？”然后自答：“门前冷落车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妇。”

一字一顿，每一语都重重敲打在了琴操的心上。琴操知道，苏轼这是在劝说自己从良。她堆积着微笑，对苏轼说：“谢学士，醒黄粱，世事升沉梦一场，奴也不愿苦从良，奴也不愿乐从良，从今念佛往西方。”酒宴散后不久，一个震惊世人的消息在花街柳巷传出，杭州城最有名的歌妓琴操，在玲珑山的一个小庵，削发为尼。

从歌妓到尼姑，身份转换，天差地别，而这就是苏轼的本事。

苏子作诗如作画 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

在这次展览中，绝对的主角，仍是苏轼的作品。

从展品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苏轼堪称一位全才，无论是诗词文章，还是书法绘画，都有独特的造诣。

先说说诗词文章。

这次展览中，有一幅宋人《赤壁图页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这幅画再现了苏轼泛舟赤壁的场景，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苏轼所写的两篇《赤壁赋》。

这个故事，都要从苏轼被贬黄州说起。

因为“乌台诗案”，苏轼被流放到了黄州。黄州在当时就是个贫穷肮脏的小镇，但是对于苏轼来说，这已经足够美好，毕竟项上人头还在，他依然可以品尝美食，依旧能够放声高歌。

此时的苏轼，已经不管朝廷之事，新党也好，旧党也罢，就像黄州的风，丝毫不能吹动他的心境。他现在向往的是精神上的自由，他目前渴望的是灵魂上的解脱。这种心态上的变化，也反映到了他的写作上。过往那种针砭时弊、尖锐苛酷的文风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、亲切宽和的诙谐，让人读了以后感到醇甜，感到心暖。

前后两篇赤壁赋便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的。关于这两篇名作的背景，囿于本文的篇幅，笔者就不过多展开了。只是想说，这两篇名作，虽然是用赋体写成的，但是已经打破了过往汉唐赋体的程式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更

像是用散文写成的诗歌。苏轼只用了寥寥数百字，就把人在宇宙中

的渺小感道出，同时

把人在红尘

生活

中可以享受的大自然的丰厚，也予以表明。让人读后，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，文字功力可见一斑。

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，除文章外，还有诗词。

就诗而言，苏轼的诗歌不仅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，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。比如，著名的《饮湖上，初晴后雨》二首之二：

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浓妆淡抹总相宜。”

这是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苏轼为杭州通判所作，当时新法初行，苏轼不合时宜，转任外职，随物自适，顺口成吟。虽有友人规以“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吟诗”之语，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，此诗尤为绝调。王文诰曾称此诗，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，并不为过。

除了诗之外，苏轼还擅长作词。他的词，非常有特色，被传诵的也很多。像《水调歌头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二首，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。不过，对于笔者来说，最喜欢的并不是这两首，而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的《定风波》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这是一首非常潇洒的词，不管风里雨里，都能行若无事，若不是了无牵挂，很难豁达如此。通过这几个字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苏轼真的放下了，他不再是那个陷入政治漩涡，被新旧两党作为棋子的苏子瞻了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，是一个放达开阔，无拘无束无烦恼的苏东坡。

再说说书法绘画。

苏轼的书法，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，他曾喊出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的口号，引领的宋代“尚意”书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这次展览中，苏轼的书法作品有《新岁展庆帖·人来得书帖合卷》、《题王诜诗词帖页》等。从这些作品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苏轼擅长行书、楷书，得力于王僧虔、李邕、徐浩、颜真卿、杨凝式而自成家数。用笔丰腴跌宕，有天真烂漫之趣。

在这些作品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《新岁展庆帖·人来得书帖合卷》，这两帖均是苏轼写给陈慥（季常）的书札。《新岁展庆帖》是相约陈慥与公择（李常）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；《人来得书帖》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。二帖下笔自然流畅，劲媚秀逸，笔笔交代分明，精心用意。虽为书札，却写得非常精致，字的入笔、收笔、牵连交代分明，是苏轼由早年书步入中年书的佳作。

至于苏轼的画，也是一绝，他能画竹，学文同，为湖州竹派之一，又能作枯木、怪石、佛像，出笔奇古。论画力主“神似”，认为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，为以后“文人画”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不过目前其存世画作多为临摹本，且争议较大。

此次展览中，苏轼的画并没有展出，甚为遗憾。

